



楚辭辯證上

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詁文義之外猶有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沒溺而失其要也別記于後以備參考慶元己未三月戊辰

目錄

洪氏目錄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
晁氏本則自九辯以下乃有之呂伯恭讀
詩記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

八篇爲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然則呂氏寔据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見其的据更博考之耳
洪氏又云今本九辯第八而釋文以爲第二

蓋釋文乃依古本而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然不言其何時何人也今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爲舊本篇第混并首尾差互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歟

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爲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就其中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人莫之讀今亦不

復以累篇奏也賈傳之詞於西京爲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取亦不可曉故今并錄以附焉若楊雄則尤刻意於楚學者但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譏之當矣舊錄既不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別定爲一篇使居八卷之外而并著洪說於其後盖古今同異之說皆聚於此亦得因以明之庶幾紛紛或不定云

離騷經

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似以爲同列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曰史記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逸以騷名家者不應謬誤如此然詞不別白亦足以誤後人矣

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以爲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

徑以風諫君也此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

秦誑楚絕齊交是惠王時事又誘楚會武關是昭王時事王逸誤以爲一事洪氏正之爲是

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今

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靈脩美人者得之蓋即詩所謂比也若處妃逸女則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逸說皆誤其辯當詳說於後云

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爲客卿客卿戰國時官爲他國之人遊宦者設春秋初年未有此事亦無此官况瑕又本國之王子

乎

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乃獨以
為尊稱後遂因之補註有此亦覽者所當
知也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為屈于生
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
之為說援据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
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即劉向
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

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
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
歲在寅之名也必為歲名則其下少一格
字而貞于二字亦為衍文矣故今正之劉

本引用右語見大戴禮注云攝提
左右六星與斗柄相直恒指中氣

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蔭夫唯捷徑以
窘步据字書惟從心者思也維從系者繫
也皆語辭也唯從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
字不同用各有當然古書多通用之此亦

然也後放此

凡說詩者固當句爲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
之訓詁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
相承首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
之乃得其意今王逸爲騷解乃於上半句
下便入訓詁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
義而再釋之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註
既不能正又因其誤今並刪去而放詩傳
之例一以全章爲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

章內之意云

古音能孛代叶又乃代蓋於首篇發此一端
以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爲然而
他韻皆不必協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
容孫莘老本於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
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
他皆放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
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
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

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為未合也黃
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為楚聲其考之亦不
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
韻援据根原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黃子厚
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
今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

蘭蕙名物補注所引本草言之甚詳已得之
矣復引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
黃在秋則紫而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

引黃魯直云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
榦數花而香不足者蕙則又疑其不同而
不能決其是非也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
未之識然亦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可
推其類以得之矣蕙則自為零陵香而尤
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
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則又詞不分
明未知其所指者果何物也大抵古之所
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

刈而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時而誤耳

美人說并見靈脩條下

藥一作乘駝一作馳憑一作憑又作馮草一作艸又作卉予一作余道一作道此類錯舉一二以見之不能盡出也

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

荃以喻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之詞非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以小草喻至尊也舊注云人君被服芬香故以名之尤爲謬說

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

洪注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

九天之說已見天問注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

離騷以靈脩美人目君蓋託為男女之辭而寓意於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脩言其秀慧而脩飾以婦悅夫之名也美人直謂美好之人以男悅女之號也今王逸輩乃直以指君而又訓靈脩為神明遠見釋美人為服飾美好失之遠矣

索與妬叶即索音素洪氏曰書序八索徐氏有素音

非世俗之所服洪氏曰李善本以世為時為代以民為人皆以避唐諱爾今當正之

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為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

詠音卓則當从豕又許穢反則當从喙耳洪氏曰偃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楊雄作反離

騷言恐重華之不纍與而曰余恐重華與
沈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又釋懷沙曰
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
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
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貶
死也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士大
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
畏云

舊注以攘詬為除去耻辱誅逐
倭之人非也

彼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
於後咎餘責則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
為此說者雖若不識事勢然其志亦深可
憐云

延佇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
逸行迷之義亦然

補註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
喻之令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
以為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額

廟擣衣石尚存今存於此

騷經女媧之嬋媛湘君女嬋媛兮為余太息

嬋媛而傷懷

三處王注皆悲回風忽傾寤

云猶牽引也

以嬋媛

王注云心竟自傷又痛側也

詳此二字蓋顧戀

留連之意王注意近而語疎也

補註曰女媧詈原之意蓋欲其為甯武之愚

而不欲其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為上

官靳尚以徇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詈

原不與衆合以承君意誤矣此說甚善

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

周禮左氏春秋其為舜禹之樂無疑至屈

子為騷經乃有啓九歌九辯之說則其為

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據左

氏為說則不誤矣顧以不敢斥屈子之非

遂以啓脩禹樂為解則又誤矣至洪氏為

補注正當據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

顧乃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為證則又

大為妖妄而其誤益以甚矣然為山海經

者本據此書而傳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它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為可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以啓為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啓樂目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循脩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脩繩

墨而解作遵字即循字之義也

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之力使之王天下耳注謂置以為君又生賢佐以輔之恐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

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款帝閻歷訪神妃及所鸞鳳飛騰鳩鳩為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皆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汎為寓言而未必有所擬倫矣二注類皆曲為之說反害文

楚辭集卷之十一
義至於縣圃閼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
事不足考信今皆畧存梗槩不復盡載而
詳說也

王逸以靈瑣為楚王省閣非文義也

注以為羲和為日御補注又引山海經云東
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
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洲注云羲和始生日
月者也堯因立羲和之官以掌天地四時
此等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

之文口耳相傳失其本指而好怪之人恥
其謬誤遂乃增飾傳會必欲使之與經為
一而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
今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者為此注
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為說蔽惑至此甚可
歎也

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神靈為
之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
無善惡之分也舊注曲為之說以月為清



编码错误

应为14-22

白之臣風為號令之象鸞鳳為明智之士而雷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為諸侯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為小人則夫卷阿之者皆為小人之象也耶

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已蓋欲已與之同既不許之遂使閭見拒而不得見帝此為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據而生此也

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讀作入聲司馬溫公

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得於君而愛慕無已之心於此為尤切是以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以事神為比不雜他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內又或自為賦為比為興而各有當也然後之讀者昧於全體之為比故其踈者以他求而不似其密者又

直致而太迫又其甚則并其篇中文義之
曲折而失之皆無復當日吟咏情性之本
旨蓋諸篇之失此為尤甚今不得而不正
也又篇名九歌而實十有一章蓋不可曉
舊以九篇陽數者充為衍說或疑猶有虞
夏九歌之遺聲亦不可考今姑闕之以俟
知者然非義之所急也

璆鏘鳴兮琳琅注引禹貢釋璆琳琅皆為玉
名恐其立語不應如此之重複故今猶以
孔子世家環佩玉聲璆然為證庶幾得其
本意

舊說以靈為巫而不知其本以神之所降而
得名蓋靈者神也非巫也若但巫也則此
云姣服義猶可通至於下章則所謂既留
者又何患其不留也服漢樂歌云神安留
亦指巫言耳

若英若即如也猶詩言美如英耳注以若為
杜若則不成文理矣

帝服注為五方之帝亦未有以見其必然
焱說文從三火而釋為群火走貌然大人賦
有焱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大蓋別一
字也此類皆當從三火

東皇太一舊說以為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
則神惠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
故為此以自傷補注又謂此言人臣陳德
義禮樂以事上則上無百愛患雲中君舊說
以為事神已訖復念懷王不明而大息憂
勞補注又謂以雲神喻君德而懷王不能
故心以為憂皆外增贅說以害全篇之大
指曲生碎義以亂本文之正意且其目君
不亦太迫矣乎

吾乘桂舟吾蓋為祭者之詞舊注直以為屈
原則太迫補注又謂言湘君容色之美以
喻賢臣則又失其章指矣

女嬋媛舊注以為女類似無關涉但與騷經
用字偶同耳以思君為直指懷王則太迫

又不知其寄意於湘君則使此一篇之意
皆無所歸宿也

心異媒勞王注以為與君心不同則太迫而
失題意補注又因經絕而謂同姓無可絕
之義則尤乖於文義也

石瀨飛龍一章說者尤多舛謬其曰他人交
不忠則相怨我則雖不見信而不以怨人
補注又云臣忠於君君宜見信而反告我
以不間此原陳已志於湘君也不知前人

如何讀而於其文義之曉然者乃直乖戾
如此全無來歷關涉也其曰君初與我期
共為治而後以讒言見弃此乃得其本意
而亦失命之曲折也

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為詳盡而為說者之
謬為尤多以至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脈絡
次第至其卒章猶以遺玦捐袂為求賢而
采杜若為好賢之魚已皆無復有文理也
佳人召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謂若有

君命則亦將然補注以佳人為賢人同志者如此則此篇何以名為湘夫人乎

九歌諸篇賓主彼我之辭最為難辨舊說往往亂之故文意多不屬今頗已正之矣

何壽夭兮在予舊說人之壽夭皆其自取何在於我已失文意或又以為喻人主制生殺之柄充無意謂

王逸以離居為隱士補又以此為屈原訴神之辭皆失本指

王逸以乘龍冲天而愈思愁人為忼志高遠而猶有所不樂全失文義補注謂喻君舍已而不顧意則是而語太迫也

夫人兮自有美子衆說皆未論辭之本指得失如何但於其說中已自不成文理不知何故如此讀書也

咸池或如字下隔句與來字力之反叶

東君之吾舊說語以為日故有息馬懸車之說疑所引淮南子反因此而生也至於低

回而顧懷則其義有不通矣又必強為之
說以為思其故居夫日之運行初無停息
豈有故居之可思哉此既明為謬說而推
言之者又以為譏人君之迷而不復也則
其穿鑿愈甚矣又解聲色娛人為言君有
明德百姓皆注其耳目亦衍說且必若此
則其下文絙瑟交鼓之云者又誰為主而
見其來之蔽日耶

聲色娛人觀者忘歸正為主祭迎日之人低
回顧懷而見其下方所陳之樂聲色之盛
如此耳絙瑟交鼓靈保賢姱即其事也或
疑但為日出之時聲光可愛如朱丞相秀
水錄所載登州見日初出時海波皆赤洶
洶有聲者亦恐未必然也蓋審若此則當
言其燁赫震動之可畏不得以娛人為言
矣聊記其說以廣異聞

北斗字舊音斗為主以詩考之行葦主醮斗
者為韻卷阿厚主為韻此類甚多但不知

此非叶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為耳

舊說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友故得汝之其鑿如此又云河伯之居沈投水中喻賢人之不得其所也夫謂之河伯則居於水中固其所矣而以為失其所則不知使之居於何處乃為得其所耶此於上下文義皆無所當甚衍說也

堂宮中或云當並叶堂韻宮字已見雲中君中字今閩音正為當字

山鬼一篇謬說最多不可勝辯而以公子為公子椒者尤可笑也

終不見天嘗見有讀天字屬下句者問之則曰韓詩天路幽險難追攀語蓋祖此審爾則韓子亦誤矣

或問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

氣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說者乃

不考此其但據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嗟吸之動者為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但其下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

也
雄與凌叶今閩有謂雄為形者正古之遺聲

楚辭辯證上終

楚辭辯證下

天問

隅隈之數注引淮南子言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此其無稽亦甚矣哉

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地之間狹亦甚矣此王充之陋也

顧菟在腹此言兔在月中則顧菟但為兔之名號耳而上官桀曰逐麋之犬當顧菟耶則顧當為瞻顧之義而非兔名又莊辛曰

見兔而顧犬亦因菟用顧字而其取義又異蓋不可曉且兔與菟同是一字見於說文而其形聲皆異又不知其自何時始別異之也

補注引山海經言鮫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鮫竊之而帝怒也後來柳子厚蘇子瞻皆用此說其意甚明又祝融顛帝之後

死而為神蓋言上帝使其神誅鮫也若堯舜時則無此人久矣此山海經之妄也後禹事中又引淮南子言禹以息壤寘洪水土不減耗掘之益多其言又與前事自相抵牾若是壤也果帝所息則父竊之而殛死于掘之而成功何帝之喜怒不常乃如是耶此又淮南子之妄也大氏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言特戰

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
之祈許遜斬蛟蜃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
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明理之士皆可
以一笑而揮之政不必深與辯也

補注引淮南說增城高一萬一千里百一十
四步二尺六寸九為可笑豈有度萬里之
遠而能計其跬步尺寸之餘者乎此蓋欲
覽者以為已所親見而曾實計之而不知
適所以章其譎而且謬也柳對本意似有

意於破諸妄說而於此章反以西王母者
實之又何惑耶

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
而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皆是
注解此書之語予之所疑又可驗其必然
矣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此一事耳其詞本與招
魂相表裏王注得之但失不引招魂為證
耳而柳子不深考乃引莊子南北二帝之

名以破其說則既失其本指而又使雄虺
一句為無所問其失愈遠矣補注雖知柳
說之非然亦不引招魂以訂其文義之缺
乃直以莊周寓言不足信者詆之周之寓
言誠不足信然豈不猶愈於康回燭龍之
屬乃信彼而疑此何哉一語之微無所關
於義理而說者至三失之而况其深於是
者耶

雄虺倏忽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

百里以逐人者即此物但不見說有九首
耳

補注說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
百步有禺山防風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洪
君晚居雪川當得其實

巴蛇事下注中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
嘗見山中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鷄卵
而登木自絞以出其殼者人甚苦之因為
木外著藪中蛇不知而吞之遂絞而裂云

羿焉殛日烏焉解羽洪引歸藏云羿殛十日
補注引山海經注曰天下有十日日之數
十也然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雖有十日自
使以次迭出而今俱見乃為妖恠故羿仰
天控弦而九日潛退耳按此十日本是自
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為十日並出之說
注者既知其誤又為此說以彌縫之而其
誕益彰然世人猶或信之亦可恠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蠻王逸以益失位為離

固非文義補以有扈不服為離蠻文義粗
通然亦未安或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也
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而啓率其
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益為啓所殺是
則豈不敢謂益既失位而復有陰謀為啓
之蠻啓能憂之而遂殺益為能達其拘乎
然此事要當質以孟子之言齊東鄙論不
足信也

啓棘賓商四字本是啓夢賓天而世傳兩本

彼此互有得失遂致紛紜不復可曉蓋作
山海經者所見之本夢天二字不誤獨以
賓嬪相似遂誤以賓為嬪而造為啓上三
嬪于天之說以實其謬王逸所傳之本賓
字幸得不誤乃以篆文夢天二字中間壞
滅獨存四外有似棘商遂誤以夢為棘以
天為商而於注中又以列陳宮商為說洪
則既引三嬪以注騷經而於此篇反据王
本而解為急於賓禮商契以今考之凡此

三家均為穿鑿而以事理言之則山海之
恠妄為尤甚以文義言之則王注之訓詁
為尤踈洪則兼承二誤而又兩失且謂屈
原多用山海經語而不知山海實因此書
而作三嬪又本此句二字之誤其為紕漏
又益甚矣獨柳子質嬪之對似覺山海之
謬然亦不能深察而明著之是以其義雖
正而亦不能以自伸也大氏古書之誤類
多如此讀者若能虚心靜慮徐以求之則

解后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顧乃安於苟且
狃於穿鑿牽於依據僅得一說而據憑之
便以為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真而已誤之
中或復之誤此邢子才所以獨有日思誤
書之適又有思之若不能得則便不勞讀
書之對雖若出於戲劇然實天下之名言
也

勤子屠母舊注引帝王世紀言禹膺剝母背
而生補又引于寶言黃初五年汝南民妻

生男從右脇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
子無恙以為證此事有無固未可定然上
句言啓事而未有所問則此句不應反說
禹初生時事矣故疑當為啓母化石事也
該秉季德王逸以為湯能秉契之未德而厥
父契善之以契為湯父固謬柳又以為即
左傳所云少皞氏之子該為蓐收者亦與
有扈事不相關唯洪氏以為啓者近之疑
該即啓字轉寫之誤也但終弊于有扈牧

夫牛羊乃似謂啓為有扈所弊而牧夫牛羊者不知又何說也下章又云有扈牧豎亦不可曉豈以少康嘗為牧正而誤邪大率此篇所問有扈羿浞事或相混羿蓋其傳聞之誤當闕之耳

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云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王舟群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未詳所據

齊桓九會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犒師之言正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通計九會之數不合遂有裳衣兵車之辨蓋鑿說也然此辭亦作九會則其誤也久矣如公羊穀梁故是戰國時人也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殷武三章嚴遑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見其以嚴

叶亡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
此類今見詩集傳

九章

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
天問遠游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
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詞氣
雍容整暇尚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
意悽惋戀嫪低徊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
為深厚騷經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

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
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
期漸迫至惜往日悲回風則其身已臨沅
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顧恐小人蔽君之
罪闇而不章不得以為後世深切著明之
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出於替亂煩
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使吾長逝
之後冥漠之中宵次介然有毫髮之不盡
則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吐之

者矣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
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真可為
慟哭而流涕也

惜誦首章非字誤為作字使兩章文意不
明中間惡字誤為中情使一章音韻不叶
令已正之讀者可以無疑矣

涉江舊說取譬之詳皆衍說也

哀郢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
平正城之又後十世為秦所拔而楚徙東

郢

抽思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文
理甚明而王逸解獨樂為毒藥補注又引
瞑眩之語以實之必欲如此強為之說豈
不可通但別本如此文自分明不必強穿
鑿耳然今本皆出王逸不知別本又何自
而得此本語也

孰不實而有獲詳上文實當作殖然自王逸
已解作空穗則其誤久矣獲一作獲亦非

也

懷沙改叶音已按鄭注儀禮釋用已日為自
變改作二字音義固相近也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諸本皆同史記亦然而
王逸訓匹為雙補注云俗字作匹則其來
久矣但下句云伯樂既沒驥馬程兮於韻
不叶故嘗疑之而以上下文意及上篇并
日夜而無正者證之知匹當作正乃與下
句音義皆叶然猶未敢必其然也及讀哀

時命之篇則其詞有曰懷瑤象而握瓊兮
願陳列而無正正與此句相似其上下句
又皆以榮逞成生為韻又與此同然後斷
然知其當改而無疑也

惜往日受命詔以昭時時一作詩說者便引
國語楚教太子以詩為說殊無意謂

介子立枯事補注以左傳為據而不之信然
此詞明言立枯又云縞素而哭莊子亦有
抱木之說固未可以一說而盡疑之也

悲回風施黃棘之枉策補注據史記楚懷王
二十五年入與秦盟于黃棘其後為秦所
欺卒以客死今頃襄王又信任姦回將亡
其國故言已之所以假延日月無以自處
者以其君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其說雖
有事證然與此文理絕不相入不若舊說
之為安也

遠遊

客有語余者曰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
弼寤而求之即得傳說遂以為相若使夢
賚之夕應時即生則自襁緜之間以及強
立之歲亦須二三十年始堪任用王者政
令所出日得萬幾豈容數十年之間不發
一語又虛相位以待乳下之嬰兒乎今書
之言如此則是高宗既得此夢即時搜訪
便得其人而已堪作相以代王言者明是
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無少長之
漸也余聞其言心驚怪之而不敢荅今讀

此書洪注所引莊子音義已得傳說生無父母之說乃知古人之慮已有及此者矣洪氏引之而無他說則豈亦以是為不易之論而無所疑也耶然則余之昧陋而見事獨遲為可笑已

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揚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之意則一顧為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

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一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榮同而為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為魄而日之光耀為魂也以

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
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
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
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
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
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
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
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
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為之

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
而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朔於日
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
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圜及既望
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
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朔日以為明未
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
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承俗也
三子之言雖為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

義同為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
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
為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
以營為魂則非固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
魄之上以得生當愛之則又失其文義獨
其載字之義粗為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
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為處以營魄為
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
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

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
魂為神以魄為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
不欲使神為魄之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
亦謂陽氣充魄為魂能運動則其為全矣
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為以車
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
則是將使魂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
雖幸免於物欲沈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
一之妙反為強陽所決以馳騖於紛拏膠

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何如哉若其說揚子者則皆以載為哉固失其指而李軌解魄為光尤為乖謬至宋貫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為肫則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照以為未望則魄為明所載似得其理既而又曰既望則明為魄所終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為終魄矣以此推之恐其於

上文義之鄉背亦未免如蘇氏王氏之云為自下而載上也大氏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為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况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且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為辯之以為覽者能因是以考焉則或泝流求之一助也

登霞之霞本遐之借用猶曰適遠云耳曲禮告喪之詞乃又借以為死之美稱也莊子

作登假蓋亦此例但此篇注者遂解為赤黃之氣釋莊音者又讀假為格而訓至焉則其誤愈遠矣

卜居

史記有滑稽傳索隱云滑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異同也楊雄酒賦鴟夷滑稽顏師古曰滑稽園轉縱捨無窮之狀此詞所用二字之意當以顏說為正

漁父

衣叶於巾反者禮記一戎衣鄭讀為殷言韻通也

九辯

悲秋舊說取譬煩雜皆失本意

有美一人注指懷王非是心不繹注訓繹為解即當作釋補訓抽終乃說為繹字耳又疑惑是懌字喜說意耳

無伯樂之善相今誰使乎譽之譽一作訾相

度之義也又與上句知字叶韻故當作些
為是但下句兩知上字復不韻則又不可
曉故今且作譽而四句皆以之字為韻
朱雀雀一作榮非是蓋下與蒼龍為對皆為
飛行之物不當作榮王注亦自作雀不知
洪本何以作榮也菱菱音施蓋言朱雀飛
揚其翼菱菱然也今一作芙蓉於表反乃
隨榮字誤解耳
輕輶輶一作輕非是輕字義證甚明 乃率

車之行貌於義不通

招魂

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為死人者如杜子美
彭衙行云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蓋當
時關陝間風俗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為此
禮以祓除而慰安之也近世高抑崇作送
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則亟使人徧於衢
路以其姓名呼之往往而甦以此言之又
見古人於此誠有望其復生非徒為是文

具而已也

恐後之如漢武帝遣人取司馬相如遺文而
曰若後之矣之意注云言已在他人後也
此篇所言四方怪物如十日代出之類決是
誕妄無可疑者其他小小異事如東方長
人南方雕題殺人祭魑蛇虺封狐西方流
沙求水不得北方層冰飛雪之類則或往
往有之如五代史言北方之極魑魅龍蛇
白晝群行蓋地偏氣異自然如此不足怪

也

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曰凡屋無室曰
榭說文乃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
也說文與二說不同以春秋宣榭火之則
榭有屋明矣

卒章心字舊蘇含反蓋以下叶南韻然於上
句楓字却不叶此不知楓有乎金南有屋
金可韻而誤以楓為散句耳心字但當如
字而以楓南二字叶之乃得其讀前亦多

此例矣

大招

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為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或違而顏監於匡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梏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也余舊讀詩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据及讀

此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顏注漢書時有發明於經指多若此類如訓隸為匪尤為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之謬其視常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出已見者相去遠矣

晁錄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其七諫以下魚足觀者而王褒為最下余已論於前矣

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美因別錄續楚辭變離騷為兩書則凡詞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為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為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脉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

三篇皆非一時諸公所及而惜誓所謂黃鵠之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員方又於其間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也此外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姦臣蔽主擅權馭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為流涕其他如易水越人大風秋風天馬下及烏孫公主諸王妃妾息夫躬晉陶潛唐韓柳

及本朝王介父之山石建業黃魯直之毀
壁隕珠邢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
雅俗之變雖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能無
所遺脫然皆其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姬
蔡琰王粲及唐元結王維顧况亦差有味
又此之外則晁氏所謂過騷之言者非余
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序多為義例辨說紛
紜而無所發於義理殊不足以為此書之
輕重且復自謂嘗為史官古文國書職當
損益不惟其學而論其官固已可笑况其
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於其
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也浮華
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

楚辭辯證下終



大正

大正

